紹聞編

紹聞編之五

王樵著

論語下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當與公冶長諸章合看可以見聖門諸子之造詣也

先進於禮樂章

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朱子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

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好看了○按禮奢喪易皆文之過而然也文至此乃文之敝已不足爲文矣○禮樂未嘗一日不用於天下但人情毋自質而趨文其究將至以文而滅質周初已視夏商爲文然監於二代而損益之文質正得其中末世過於文而不知其過乃反以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故夫子述其言而斷之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或言夫子悼周末文敝而欲救之以質非是○周禮自是當時所用但時俗從後進夫子

則從先進爾如冠婚喪祭今人但知從俗而無能以禮爲之折衷者則又不止文勝之敝而已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朱子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爾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幷目其所長云爾○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

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且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史記冉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家語一字季路○按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敎人各因其材使入於道後來各有所成言其所長則有是四者之目爾要看所長字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是不以德行爲本

回也非助我章

朱子曰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

夏乃枝葉之助○愚按根本有默契處所謂體段已具也顏子所以未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而後能通顏子於聖人所爭處只爭毫釐聖人只點他這些便與相契所以言而無所不說也○蔡虛齋曰聖人本意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所不說故爲非助我者也此豈憾之之辭

孝哉閔子騫章

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

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按父母兄弟稱其孝友庭無閒言也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也此非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則家庭之閒尚不能保其無閒言况欲人皆信之乎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非孝故總之曰孝哉閔子騫

南容三復白圭章

此當合公冶長章看三復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本文只是謹言

范氏謂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能謹其言則必能謹其行此意於學者又有發○公冶長篇夫子稱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集注謂以其謹於言行即本之此章至此章又引前篇之語以足其意

顏路請子之車章

南軒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巳則子也無椁則亦巳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巳又何必強為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

矣○朱子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椁葢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爾○脫驂於舊館人之喪惡其涕之無從也今且如此說萬一無驂可脫時又如何○愚按脫驂事不可信聖人哀樂中節今日惡夫涕之無從而脫驂尤非聖人氣象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此蘇氏說胡氏云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意以若於義未安雖有財不可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予人而鬻諸市此以義斷之者也昔日待伯魚如此今日待顏

淵亦如此送死大事也觀伯魚死有棺無椁言不徒行以爲之椁則夫子之無他財可知若有他財則聖人必不以天下儉其子今日必以葬伯魚者葬顏淵不待顏路之請矣顏路請車爲椁而不以爲嫌聖人一以理爲權衡而不以勉強副其意爲厚所告一誠心直道而稱家有無與夫可否之義俱見於言外葢又無非教也

門人厚葬章

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爲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爲

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兩言最盡○南軒曰顔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葢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嘆哭之而慟非厚於顔子也爲道也請車郤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顔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顔路請車爲椁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止門人之厚葬亦以理也顔路從而聽

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矣

○雲峰胡氏曰無臣而爲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蔡虛齋曰此處須以曾子易簀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

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

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問未知生焉知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禀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按釋氏之旨其說在後○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

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曾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按饒氏說甚善○朱子說知生知死處有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之意非但知其始終聚散之常理而已○佛棄人倫不能事人也何有於鬼以生爲幻不知所以生也何有於死而彼乃有生死輪迴之說民義不務人鬼始亂故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朱子曰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更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已

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又曰此性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又曰聖人不說死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恁按既生之後未死之前理會道理教是乃夫子所謂能事人與知所以生也則知人鬼死生只是一理而生順死安豈若釋氏之所見哉

閔子侍側章

朱子曰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二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南軒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

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語矣○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按陳說甚善

魯人爲長府章

改作勞民傷財古人所重況長府止爲藏貨財之所有書貫尚可仍不害於藏則已矣何必改作哉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而發於閔子者氣象雍容且以其素無輕發而發之於理之所當也人自無不感動蓋凡有德之言類如此改作之事經傳不載必因閔子而止也夫子稱之門人記之其有謂歟

由之瑟章

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游於聖人之門者皆涵暢乎中和變化乎情性子路爲人較是剛勇勝而發於聲者如其志以此一事言之則其不足於中和誠非所宜

有於夫子之門矣以子路平日學問造詣之實而言之則其所守之正大所見之高明實已登夫子之堂而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矣所未至者特精微之奥有未窺爾然則瑟之不和特一事之失未可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詳味此章歷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氣質之偏而失其性情之正○子謂師也過商也不及非賢師於商也子貢不達故子曰過猶不及君子之道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之類則過愈於不及過而無害

也如過取固傷廉而過與亦反傷惠過死亦反傷勇此則過猶不及不可過也夫性情之則中焉止矣過與不及皆失其正猶雨暘寒暑以時則中得中則和何可過也○集注謂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於何處見子游嘗言吾友張也爲難能也此集注之所本也苟難語出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苟難者不當於禮義而苟爲人之所難如申徒狄負石赴河之類○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商之不及者謂其不及乎中非謂其不及乎師也此正言未見得孰賢子貢未喻故有師愈之疑而夫子則以

道之所貴者中難以過不及論也過不及皆氣質之偏難以賢不賢論也不及之弊易知而高明之失難見要之其失中均也然由師而知裁其過則師未必不可愈於商由商而知勉其不及則商未必不可愈於師今則皆未有以見其然故難定其孰賢爾

季氏富於周公章

或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爲季氏聚斂何耶朱子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

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强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强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爲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爾曰然則夫子曷爲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爲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嘆美久之云人最怕貪貨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

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爲急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

柴也愚章

朱子曰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

小了便休今一樣歛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却尚是箇好底病就他說却是得這箇魯底力○蔡虛齋曰曾子其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愚師辟並論亦何足諱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變其氣質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勉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亦可見其有此理矣○四者皆指其

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處何以用工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

回也其庶乎屢空章

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美質而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頻復爾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以下文子貢貨殖方之

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蔡虛齋曰或曰然則顏子之貧亦是他自不求富所致而子貢之富由於自能生財然則貧富不係於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乎曰非此之謂也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與之富矣子貢之富雖非若後人之豐財然亦不免志有所奪使其一無校計亦無此富矣世間人事若一硬以人爲做去豈全無可得之理耶然人品則從此分矣○按虛齋之言足以警世史記以子貢入貨殖傳此雖史遷之繆然亦可見財貨在君

子爲不必庸心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朱子曰踐迹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放他去做但所爲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問不踐迹何以爲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成法而亦可以爲善如漢文帝是也○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爲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爲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爲惡只是

不能入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章

兩乎字見取人不可以此定也君子者乎有德者必有言也色莊者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言貌一也故上云論篤下云色莊互相見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由求之問未必同時公西華見其問同答異怪而特問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亦無緣知之矣使由抑其兼人之勇以審處於義求勉其退以力行所聞則其進豈可量哉以其後子路死孔悝之難

冉求爲季氏聚斂觀之則二子蓋皆未能也○吾聞食焉不辟其難子路是信果於此一句然輒豈可事使知擇義於先則不至不得其死矣子曰有父兄在固是教以稟命又曰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則審處之意豈不亦在其中

子畏於匡章

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况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

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定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爲人報讎而殺身則亂民也○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汝爲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一間至此等語殆將爲一矣○潛

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鬬謂之相死也○蔡虛齋曰回何敢死敢字只是不敢之敢南霽雲曰將欲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可以證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苟順君之私欲也若出處不審進不以正不以道自處亦是不以道事君○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稱其職亦具臣爾使在下位而進不隱賢必以

其道則其位雖非大臣其道則大臣矣楊子雲以曾有大臣史失其名指兩生也○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朱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要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爲切已看史策所載簒易之際

直是難處篡弒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南軒張氏曰弒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弒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弒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爾雖然自弒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季子然是意如之子○康子但問可使從政故夫子以三子之材答之此問可

謂大臣故以二子未知大臣之道折之及問然則從之者與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應機中窾非聖人不能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擧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朱子曰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

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荅孔子故惡其佞〇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爾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舍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旣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爾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〇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胄子敷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敎夫未成之才者葢有道矣三

代而下則既有書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
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
明率易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
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
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
無非學然學必有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
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可
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
爲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
爲弊有不可勝言者此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輔

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所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況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爲學乎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蔡虛齋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此且教他盡言還未知教他言箇甚麽故至下條方知是教他言志若繼之曰我有過幸爲言之亦何不可○下面三子皆承則何以哉一句說○按三子皆言爲國之事正所謂如或知爾者也使當時夫子不如此問而三子如此答則爲思出其位矣有待而見於用其素定

者如此後來三子不過仕於大夫此志蓋未嘗試也
○子路齒先諸子固當首對所謂率爾者特言其氣
象之輕遽非以其不顧望而對為率爾也子路所言
皆所優為然夫子謂其言不讓者指其言非指其事
也子行三軍則誰與此問亦自負○千乘之國大國
也又言攝乎大國之間者千乘如魯衛大國如齊晉
雖均是侯國而勢有強弱受其管束言此者以見其
有為之難管仲相齊作内政以寓軍令葢欲管伯業
恐鄰國知之將害其事太史公謂西伯陰行善正此
意也在子路便堂堂然做去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

敢過蒲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齊楚雖大何畏焉此伯者之事孔門所以羞而不道也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皆言其時勢之難爲也由也爲之子路便是素有此抱負故能如此擔當使當時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便眞能使民有勇且知方人當思其作爲如何後世如諸葛孔明誠有此力量以西蜀一隅之地處曹操孫權兩强敵之間卒能以弱爲强以寡敵衆使天假之年則取吳魏復漢祚如運之掌矣指麾若定失蕭曹非虛語也權德輿稱孔明曰地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少兵以節制强〇古人三載

考績故由之治賦求之足民皆以三年爲期今人設
處其地假之歲月並未保其成敢自許乎此可以見
聖門之實用矣○嚴時亨問曾皙一章夫子旣語以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
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
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
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
之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
與此而不與彼何也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
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

子却分作兩截看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自家身心使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事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由可治賦求可爲宰赤可與賓客言固已深知其材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所已能孜孜惟求仁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他

有這能解橫在胸中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卽各述其所能凡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不之及將爲學爲治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得到至處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孔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大抵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云云分定故也

孟子之所性卽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顏子惟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優爲之也如子路食於孔悝求也爲季氏聚斂後來成就止於如此正爲他不知平日所養便是建功立業之本末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不背馳否朱子曰此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序已爲希遜言之矣○歐陽希遜問曰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爲之先生批敎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

得他因甚得到如此方得君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注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

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略與點相似伏乞指教曰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亦以爲學則初無不知也來諭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按程子論顏子之樂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朱子謂程子之言引而不發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竊謂此書之意亦同○趙

致道問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爲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撓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雖當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識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鋭不若曾點之閒暇和平也然不曰理

而曰禮者葢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遺其末所以行有不揜而失於狂與朱子曰得之○暮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之間哉程子以

爲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南軒曰三子之對非偶然而言蓋體察其力之所至而言其實也言三年而可使如此者其先後素定於胸中而知其然也向非用力有素驟聞聖人之問非茲乎無所措則泛然肆其說矣至於曾皙則又異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閒已可見其從容不迫之意矣言暮春之時與數子者浴沂舞雩吟詠而歸蓋其中心和樂無所係累油然欲與萬物俱得其所玩味辭氣溫乎如春陽之無不被也故程子以爲此即堯舜氣象而亦夫子老安少懷之意也皙之志若此非其見道

之明涵養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於行有不揜焉則以其於顏氏工夫有所未盡爾○愚按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是也君子順乎此理而不以私智撓之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此所謂為國以禮而為堯舜事業者也顏子克己而復之於一身堯舜安仁而達之於天下其為禮一也故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所謂順此理而不以私意撓之故曰夫

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他人則見他做出許多功業在堯舜則如太空中一點雲相似明道先生所謂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覰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閑覰世之仁義者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者此也在孔子則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此也孔子此志在一家則施於一家在一國則施於一國在天下則施於天下或謂夫子若得邦家則堯舜事業如運諸掌此理不然夫子不得邦家堯舜事業何嘗不在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

本知天地之化育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無非堯舜事業邦家之得與不得非所以為夫子之加損也故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與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蓋得此義理在此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會何足論此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如子路之治賦冉求之足民公西華之禮樂亦皆堯舜事業中之事只為三子不曾於大處有見故落在事為之末三子之心負此能解不能自志而不知自此理視之甚譬如閒也世之為仁義而煦煦孑孑者此一種負一節而不聞道之人也以此理大

觀只就得匹夫匹婦之該而已此學所以貴見大意也朱子謂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說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但聖賢將此事只做家常衣飯看異學則把來作弄未免做兩般看當了楊龜山謂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此言極是如此章會晳不過因聖人之問便說箇浴沂詠歸偶然即景說箇樂而得其所之意莊周便將此等見解張大其說如逍遙遊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豈非聖

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皆夸言之乎曾晳雖足以知聖人之志然不曾實用顏氏工夫恐其未免於流而爲莊周也且如聖人只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聖人之心疏食水飲簞瓢陋巷與治百官萬民都只是家常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曾晳便說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便將箇樂字來說與飯疏飲水之語自是不同黃直卿論邵堯夫詩多說閒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朱子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愚謂此言亦曾點之評也○朱子曰所謂天理流行

一句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按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堯舜孔子便真做到曾皙只是見到程子謂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正以其見處言之爾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夫子之問欲知其他日之所用而曾點之答乃不外乎今日之所存朱子謂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葢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已復禮告之欲其克去已之私欲而復於天理之本然則失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

天下之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已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爲要切而詳盡爾曰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訓何也曰顏子聞夫子克已復禮之言葢已洞然默識仁之爲體矣然夫子所謂克已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

而夫子以此告之也葢禮爲天理之節文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大而小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者皆非禮也禮卽天之理也非禮則已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而勿以止焉則是克已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於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

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擇哉○問五常百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爲人欲所勝爾人能克去巳私則天理自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曰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爾○問克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只減得一二分也是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

已亦別無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問克己之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云私爾呂與叔遂謂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在吾仁中未是○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着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

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程子曰克己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朱子曰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

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巳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巳之外别有復禮工夫也○克巳便要復禮但克巳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矣佛老是也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齊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克巳復禮爲仁與可以爲仁矣之爲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爲仁之本爲仁由巳之爲不同○聖人教人大抵只說做工夫工夫到處

自然見得若先與之說道理如何彼便想像去論語中皆是從自家身上一言一行做去如顏子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爲仁顏子便問克己之目蓋下克己工夫將久自見得到仁處也○問天下歸仁曰自家旣事事是仁則天下之人見自家事事合仁亦皆曰是仁若自家設有一事未是仁有一箇人來說不是仁時便是天下不曾皆與以仁在○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何故以仁與之曰今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來點檢他一日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以仁與之一月能克己復禮天下人來檢點他一月內都無不仁底

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便不會以仁與之也○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爲皆在吾之度內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同意○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爾○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

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賛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言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窻櫺問曰此窻還歸仁否范嘿然某見當答曰此窻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天下歸仁○愚按天下歸仁朱子後一說即呂與叔之意與前諸條異要之此意在程子事事皆仁一句中足以包之而歸只訓與爲穩實爾○問如與

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修之
事未道着外面在朱子曰須是恁地思之且道視聽
言動干人甚事○或問己私難克柰何王伯安曰將
汝己私來替汝克○潛室陳氏曰此語是趲促顏子
當下便勇猛用功不可只問人面商量爲之在我而
已我能一日勇猛直截掃去己私復還天理卽仁便
歸我顏子是陽明燥性人故說得此語餘子領不去
○或論人心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朱子曰這箇
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須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
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若說把持不

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也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工夫在須日日用工○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是仁若見得時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尤親切爾○按顏淵曰請問其目集註云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疑問而直請其條目者蓋人所以不能克

己復禮者只爲不知其孰爲禮孰爲非禮禮卽天理非禮卽人欲平日於天理人欲之際未能判然則聞克復之訓安能無疑惟顏子素於博文約禮上用工而於天理人欲之際己判然故不復有疑於克復之間直欲便下手做故請其條目焉○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朱子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專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爾蓋非

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巳復禮非禮勿聽便是要在聽上克巳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巳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巳復禮前後反覆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却這勿字一刀兩段巳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故曰爲仁由巳而由人乎哉又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郎云我與顏子只爭一箇勿字顏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欲視所以不及顏子因舉說文云勿字勢似

旗旗是揮止禁約之物勿者欲人揮止禁約其私欲也○問言動猶可以禮視聽如何以禮且如見惡色聞惡聲便是巳視巳聽了或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如何免得但心不受便是不視不聽曰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愚按此義極精○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爾非謂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問克巳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

曰制却在內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操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恭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

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問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記云人生而靜云云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爲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

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按陰符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西山蔡氏曰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有三要耳目口是也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老聃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己之目亦以視爲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

色者均是意也魏莊渠曰人之外誘接於目爲多然
不若耳之入人深也愚謂論先後則視之移人最捷
論久遠則聽之誘人最深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苟非
素知止而有定未有不爲聽所移者也聽與知接不
辨好惡而受之則先入者爲主遂與之俱化矣只觀
今之小兒幼時淳樸到稍有知時習染百般把初來
一脉正性都壞了大半是從聽入看得者一時過目
便了惟聽得者澆灌着於心本再不可驅逐一與知
接遂與之相化所以程子於視箴則曰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於聽箴則曰知誘物

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要知他下語一字不可移易處○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謂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憫衆生爲設方便指涅槃門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朱子曰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愚按在聖學則視聽言動皆身之用而所不能無者但欲在其間分別真與妄所謂禮與非禮是也潛室陳氏曰克己工夫若不於禮上用功必流於釋氏絕滅之學○言慮朱子曰上四句是就身

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剗是樞機興戎出好四句都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動箴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是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與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靜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

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問哲人知幾云云此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爲者及其形於事爲早是見得遲了此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項做工夫去也○按誠之於思思無邪者誠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戰兢自持以守於爲言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致察於非字非至徤不能致其決是言用功於勿字

仲弓問仁章

或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效言朱子曰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效驗說却幾乎閒了這兩句蓋内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爲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繳箇巳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便繳着箇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别閒用心矣○巳所勿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緊接着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得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問此意則體用兼備

曰只是如此自家身已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問恕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恕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慶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充此對而記之也○敬恕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心其敢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爲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恤孰能反是斂焉厥躬於羹於牆仲尼子弓內順於家外同於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

永永無斁○程子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朱子曰或問伊川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問學以何為極武夷胡氏曰仁仁從何入曰從敬入何謂敬曰心不在焉是為不敬○朱子曰百行萬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百

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教人只是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其放心又曰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惟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又曰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程子言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程子此言見得敬是箇活敬不是拘迫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也又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夫此心湛然四體不待拘束

而自然恭謹此固是敬但敬而無失最難事來觸着便走了雖靜坐中一點閒思慮起處便收拾不得故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朱子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問敬則無己可克如何曰鄭子上以書問此因示鄭書曰說得也好○鄭書云孔子惟顏子仲弓實告之以爲仁之事餘皆因其人而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己矣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姑告以操存之方涵養之

要克己之功難爲而至仁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至
仁也難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己可克是也學
者爲仁須如謝氏所謂於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不可
放緩但不能如顔子之合下決勝不待持久爾非謂
只用敬恕而不克己也○問克己復禮何以謂之乾
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
爲坤道靜重而持守○克己復禮如内脩政事外攘
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

司馬牛問仁章

史記曰牛多言而躁○朱子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

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讝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者只知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但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瞌睡底相似都不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仁者其言也訒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其言也訒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然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

不知得○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爲之語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愚按人之於事爲之易者言之易如趙括之於兵是也趙括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後果如奢言夫括言兵事而奢不能難非

不能難也爲之難言之自不得而易也爲之言之二之字有所指指其事言也要見得相關之意大凡事思合理言思可行不可爲者不爲也則爲之豈得不難不可爲者不言也則言之豈得不訒乎○事不可行而輕言之不行則言不信將求踐言而必行之乎抑以事不可行而言不必踐乎如此之人只是心未嘗在內照管不求事之必當故不思言之可行心常如瞌睡相似安得有仁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須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其心自是常定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

様故言自是訒非強閉之而不出也○言不可不踐而事之不可行者雖欲踐言而不可得合理而後可爲爲之所以難也可行而後可言言之所以訒也○蓋亦其德之一端也謂仁者之德不止此此特其德中之一端爾或言四勿中之一大繆○朱子曰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訒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

司馬牛問君子章

朱子曰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爲學須

先尋得一箇路逕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蔡虛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使其能至於內省不疚則為雖憂懼之心亦自釋矣夫子固不為此發然亦在其中所以為聖人之言

司馬牛憂曰章

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

同惡此牛所以憂也○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力不得○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順受二字處死生富貴之要訣○程子曰敬是持己恭是接物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按死生有命二句子夏述此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死生不指桓魋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

者敬而無失以存心處事言與人恭而有禮以待人接物言事有不是當便是心不存便是敬有間斷程子説恭而有禮句切中世俗之病人能受持此二語亦足以爲修己之君子矣豈亦子夏所聞於夫子乎到四海皆兄弟便説錯了○安命而不修己亦何益

子張問明章

朱子曰君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爲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

此章之旨唯楊氏爲得已入集注而蘇氏之説亦中不明

不遠者之病學者所當深戒也○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按人能居敬窮理則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二者不足以惑之矣○吾友高伯宗有辨讒論其略曰知吾有所喜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辭以嘗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勢所不達則因其變以致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短其事而陽爲不知其人述其語而故爲不解其意虞其核也則託於所聞恐其

恕也則觸其所忌反辭以多譽之而實以暴其短假事以深德之而因以發其私託爲誤泄而卒諱之俟急叩之而後言因所槩論而泛及之若緩語之而不切若是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何也無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

子貢問政章

朱子曰制田里薄賦歛使民有常産而不失其時則倉廪實而足食矣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

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扞頭目可制梃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爲先以理言之則信爲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爲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問民無信不立是民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

其父各自求生路去○按首節集註云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看箇然後字是貼本文之矣字意教化行謂教化得行非謂至此始行教化也論爲政者平日工夫則兵食信三者非有先後論三者成功次第則食爲首兵次之信乎又在二者皆足之後言政貴如此則工夫子貢自知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以張巡守睢陽之事觀之可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食盡至殺愛妾以食終無二一心則所謂食可去而信不可去者於斯驗矣

棘子成章

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君是耶朱子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

年饑用不足章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遂以爲常故曰初○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喪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反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徹而後可也

○愚按范氏末二語深得有子告哀公之意夫徹法行則征歛有藝費出有經此所以君民俱足也後惟徹法不行故公私交困有子告哀公以行徹法其意深且切矣哀公不喻而以二猶不足爲言然後有子爲之深言君民一體之義使知百姓之足即君之足百姓之不足即君之不足君以用不足而加賦則歛愈急而民愈貧君將誰與爲足乎二孰與字意溫厚而語有含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猶言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猶言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也○或問洪氏

以爲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
而歸於三家也其説如何朱子曰以春秋傳考之是
亦然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
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
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惟野
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按此乃楊氏所
謂一徹而百度舉也○哀公又嘗問於孔子孔子曰
薄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魏文侯時租賦增
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

此由課多也夫貪其租賦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問也蔡子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

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卽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劄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按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此主忠信所以爲崇德之本也徙義有二有得之已者有得之人者得之人者聞義能徙是也得之已者過則勿憚改是也或言改過非徙義之事夫知其不善卽速改以從善非徙

義而何義者事之宜覺得未合宜須從令合宜此章從義可以包改過若聞義不能從對不善不能改則須作兩項看○問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爲惑者何也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巳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曰使知其所以爲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按楊氏謂子張非誠善補過不

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誠善王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按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齊齊處昭公於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按昭公在齊居於鄆云乾侯誤○問景公雖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朱子曰舉齊政而擬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安於亂也○按使

景公能用孔子不但齊之君臣父子定聖人以大倫正天下必不後其宗國其於昭公季氏之事必有所處魯之君臣父子亦定矣又豈但齊無陳氏之禍昭公無乾侯之再辱而已哉○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朱子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爲底人不待老也○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入春秋如晉獻之強桓文之伯失德處皆在此則語匡時之切務誠無出夫子此二語者矣晏子論陳氏之亂曰惟禮可以已之視夫子之言孰得

其要哉夫君失其柄其來有漸收之有道若網在綱景公之患在綱紀不振家施不及國特治其末流爾

片言可以折獄章

朱子曰片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子路無宿諾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按折之字義分判其孰曲孰直而兩開之也忠信是本明決是用明則能見情偽決則能斷是非而又本之忠信此所以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記者因夫子之言又記其素行云子路無宿諾此子路忠信之事所以見信於人者也

尹氏引小邾射事尤爲切證子路之言曰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此此所謂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路眞可畏哉

子張問政章

此論爲政之心不說爲政之條目若爲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自心言則欲其始終如一自事言則欲其表裏如一心與事相始終有倦則過生於意之不及矣事與心相表裏不忠則爲虛文矣無倦以忠者非他誠心愛民而已○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

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爲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君子成人之美章

南軒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巳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奬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巳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季康子問政患盜三章

盜與季氏其所取不同而其欲同也季氏以百乘之家猶患貧患寡四分公室未以爲足納莒僕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諸叛人使曲阜之下幾爲盜藪藏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彼小人貧而不勝其欲以至於竊盜不可怪其然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及其問政則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則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聖人之言皆探本之論實然之理而於季氏又非汎談不切真足以砭其膏

肓三復之有不窮之味○爲政者意向所在民風靡景從欲善而民善猶所謂宰相使人爲君子孰敢不爲君子

子張問士章

問以達爲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斯可以謂之達矣○質是質實直又自是一字質就性質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

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慮以下人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遍詳審○質直好義是質直好底有那質直麄底又不好義○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

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愚按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集注此數句體貼夫子語意血脉極其精確主忠信則無巧言令色故質故直然質直而不好義又不得質直好義而不能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又未盡聖人之言直是說得周盡○人貴質直然有質直而不好義者體察於日用常行之間事事有箇當然之則區處無不合宜此等人豈易得求之孔門葢亦有數後代人物如汲黯可謂質直然好義則未敢許也○非有精義之學徙義之勇不能好義孟子

真其人也○質直好義是在己事到接物時又須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以驗夫在己之是非慮常在下人而惟恐有所不覺知大凡直己而不盡人自謂己合宜而不顧人之信受與否便是失照管也○都是做自己工夫○慮以下人有時而忘非下人也故以卑以自牧釋之卑即下人自牧謂恒以此意自養也○子張務外好高自質直至下人皆箴其所不足也○色取仁而行違對質直好義說居之不疑對察言觀色二句說色取於仁是外為如是之狀而行實背之非真有也却居之不疑蓋不如是則為人看破人不

信之矣○朱子曰此段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内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是好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朱子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着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問先事後

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效今做一件好事便望他功效則心便兩岐了非惟是功效不見連那所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則德何緣不崇○呂滎公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檢點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檢點他人邪○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纔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攻治矣○朱子曰告子張者戒其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戒其[illegible]於忿怒豈各因其有是失而警覺之耶

樊遲問仁知章

朱子曰樊遲未達者葢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智之義皆備○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曉處樊遲因甚未達葢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曾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每常說仁

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爲聖人之言○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爲說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樊遲未足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否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卽體之所流行

子貢問友章

或問某與人居視其有[illegible]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illegible]子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愚按忠告意亦要如此認視人之過若在其躬則其告之者必忠矣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親切簡當而可深思則其道之者斯善矣忠告了又須善道之始得大率欲伸已意而聞者不忤也○愚謂聖人此言待朋友之道曲盡矣人之所以自待則亦以是反觀而

已有過而不吾告告而不忠非吾所望於友也曉人不當如是耶亦以善道而顧之矣如是而猶不見省則我其何如人哉常以此省惕虛受於人則善可進而友道其交盡矣聖人於子貢固竭兩端而告之也五峰胡氏嘗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諂而爲小人者幾希矣五峰此言學者宜三復

君子以文會友章

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故以文會友以

友輔仁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以文會友者如之又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以友輔仁者如之程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又曰初陽復復卦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復於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天下之公是無一毫私心善之本是萬善從此出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六二蹠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能下仁也是以吉也愚謂曾子稱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則欲得輔仁之益者非有以下之不可此二語意實相貫蓋以文會友者正欲以友輔仁也友所以輔仁會友講習正為德業相勸過失

相規而有輔仁之益不然講何事學何事耶

子路問政章

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爲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大凡事使人爲之則易身親爲之則難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按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此爲政之所以貴於先之勞之也非言其效也○先之勞之二者苟無誠心久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夫子意葢云先之勞之

二者[illegible]是了何須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是益之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章

凡爲政隨其大小各有司存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如此然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故已不勞而事畢舉聖人之言上下皆通小則宰一邑大則堯舜之得人以任衆職垂拱而天下治亦是道也小小過誤常人不免欲一切以法繩之則下無全人矣惟是大者於事或有所

害不得不懲其餘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此句槩言不專指有司蘇氏謂惟庸人與姦人爲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君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此以三句串言雖非本意然其言亦有味也宰得自舉其有司兩漢之制守令亦得自辟用其丞史掾屬之類故聖人於此教仲弓以舉賢才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亦不拘於一邑但據吾所知者皆得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此三句聖人所以教仲弓以爲政之道只平平說雖有相須之理然用言外推說則可認作正意則

不可也仲弓又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聖人教以舉其所已知者於已付其所未知者於人葢賢才之在天下固非一人所能盡知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其爲道也亦隘矣爾但舉爾之所知爾盡其在我者而已爾所不知人必有知之其肯舍而不舉乎人各舉其所知又何必慮賢材之廣而不能盡知不能盡舉也○朱子曰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葢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

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問簿書期會各有司存然後吾得以留意教化之事故曰先有曰曰先有司然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衛輙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之不正甚矣大凡事纔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事不成則事上無理了說甚禮樂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用刑罰安得不顛倒錯

亂此處本言事失其理而不和則賞刑無一中節然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也夫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將安所置其手足乎只觀衛輒以兵拒父以父爲賊是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其何以臨民雖有宗廟朝廷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雖有刑政專任私意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衛事雖不可詳考以後世觀之蓋無一不驗也○禮樂刑政所以爲國而臨民也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無此則禮樂無

安頓處既無禮樂又安有刑政蓋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君臣父子之分固序與和之大者也禮樂行於人倫施於政事而儀章數度乃其文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禮樂之行於人倫者熄矣縱欲興舉其文所謂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者也凡事既無禮樂則顛倒悖戾何所不至刑罰不中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有必然者

○事有根本理有關要一念差則其餘皆差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父子君臣名分之大豈可苟哉衛國之人以蒯聵得罪出奔而輒嫡孫當立遂至不父其父

而禰其祖此所謂苟也及蒯聵來爭遂至以兵拒父陷成大惡原輒始初父子之良心何嘗泯滅只緣不能辨義正名於先苟於一事遂至其餘皆苟故夫子因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而答之曰必也正名乎蓋以爲事莫先於此也而子路反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意以夫子得政於衛胡不以濟時行道爲急而先欲理會人父子之間犯其所難而事卒不可成也故疑夫子爲迂而不知事理之所在其確然不易有如夫子之所言者子路特未之審思爾○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則無不正之名言之必可

行也則無不順之言無不成之事禮自順此興樂由樂此作刑者禁其不然者也罰者威其不從者也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此不苟之效也蓋名實相須未有失之於其名而能得之於其實一事苟則其餘皆苟未有壞之其本而能救之於其終者也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如南宋之於金人只一句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此名一正言順而事可成加以勉勵安向而不克却苟苟了稱姪議和號爲屈已息兵以揜其怯懦偷安忘親事讐之實而百事皆廢凡所以內修政事以爲自強禦敵之本外觀敵勢以制其

機却進取之宜者一切皆出於苟大綱一差事失其序而不和安有禮樂之可言逐李綱罷張浚殺岳飛至於陳東歐陽澈一太學生而不免以言見戮刑罰之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豈不然哉○朱子答汪尚書和戰之說以爲衛君待夫子而爲政夫子以正名爲先以子路之賢尚疑其迂然後夫子極言之以爲名之不正其禍至於使民無所措手足聖人之言萬世之法今欲以講和爲名而修自治之實恐非夫子

名爲先之意內外心迹判爲二途雖使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也況先自處於背盟違命之地事不可成

見而使彼得擅其直以責於我內疑上下之心外成讐敵之勢皆非計之得也今按以和爲長策此高宗時之自誤也以講和爲名而修自治之實此孝宗之自誤也名實相須正其名而所以修其實者不至猶患不克況以不共戴天之讐而屈已以和之名之不正孰甚於是妄望於實之能舉宋之自此終於委靡順從百事皆不振固所謂其餘皆苟之驗也孝宗雖頗有志於自強然使果能修自強之實則吾內所以治國決勝之本固必有其道而外所以交鄰待敵之禮亦必有其宜亦何必假講和爲名以爲詐敵之

計以此爲名其苟孰甚焉而安望其實之能舉乎孝宗之不克遂其大有爲之志由不知名實相須之理而行其一事之苟也子路以正名爲迂見亦如此○朱子言於孝宗曰今欲舍復讐之名而以講和爲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爲夙興夜寐以修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墮弛而不復振矣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釁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於我蓋不待兩兵相加而吾氣已索然矣○苟字對正

字○子路以正名爲迂蓋視正名爲輕而不知名實相須其不可苟也有如是故夫子極其利害之實而言之○朱子曰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聵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蒯聵晉趙鞅欲立蒯聵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他知箇是與不是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聵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聵勢足以壓衛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天子旣自不柰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爲蒯聵問如

請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
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
旣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
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問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
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
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
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
出公自爲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曰此說
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愚按
朱子嘗言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

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嚮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切謂觀此則夫子得政於衞其所以行乎衞輒者必有如所以行乎季孫者矣信乎未易以常情窺測也○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入質於夫子而出曰夫子不爲也則夫子之決不仕於衞也明矣及子路問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夫子但據正理以答曰必也正名乎是時衞之名不正乃其膏肓之病未易救藥然使夫子果得柄於衞亦只有此一着爲先可則行不可則去爾此處

放過則他無可爲者朱子謂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仕衛而子路更說夫子之迂夫子乃極言名之所以不可不正之故而衛事之可預與不可預衛君之可仕與不可仕在子路可以自喻而惜乎不能也

樊遲請學稼章

朱子曰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説話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章之意○按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三好字三莫敢不字要玩自吾一身一家以至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之類一一有禮非

禮不動則孰敢不敬義合人心人心服義如前章云舉措得義則人心服此自舉措言之也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則孰敢不服後世有只是一事兩事上合義便欲仗此以服人如漢高帝爲義帝發喪之類又如晉文公以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又如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便見信義不出於平素而以力假之非其誠也謂之好禮好義好信正見信義出於中心而積累有素非以聲音笑貌爲之於一時也敬服用情此三者各以類應葢有不期然而然者在君子則惟知爲吾道之所當然而已非有

心於其敬服用情也然人自歸之此可見大人以道德風教爲主爲斯世主禮義之責則自有爲之耕稼者豈必自耕稼哉○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畎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何事

誦詩三百章

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按朱子詩傳序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又曰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

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詩傳序舉全經之義理而言故兼舉天道人事論語爲授之以政而言故專指人情物理詩之所載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則人情物理之所本而該者可見矣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遂成風俗觀於閭巷之間而君子所以修德於身施於事業者其得失不可揜也則風俗盛衰政治得失之可以考而見

可見矣此所以授之以政而必達也詩之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故謂必能專對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也易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東萊呂公謂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和亦無益以此知使於四方而能專對夫子謂有得於學詩也豈無謂哉凡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

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
有此效驗○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
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須是未讀詩者授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
便能專對始是讀詩未讀二南時一似面墻到讀後
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是此法○問詩三
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
也勉齋黃氏曰亦覘其所以讀之者何如爾爲人耶
爲巳耶誦説耶踐行耶鹵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
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浹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

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記經解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西山真氏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爲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爲學者此也上因性以爲教下亦因學以成德故觀其國之俗卽知其君之教學詩則能感發其性情之正故其爲人溫和而柔順敦篤而厚重又曰古之學者學一經則得一經之用其曰爲人則氣質俱化習與性成其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愚按古之通經者不但明其理而能見於用直是性情心術與之俱化降至漢初

諸儒專門師授猶能守其一經出足以斷國論自章句訓章之學興後之窮經者安復有此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者可勝嘆哉

其身正不令而行章

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爾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章

朱子曰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

子適衛章

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謂養其生制其産復其性也周禮重民數孟子謂民不改聚矣後世亦以生齒繁衍戸口增倍爲養民之效爲吏課之最此庶矣哉之嘆夫子所以因適衛而有感也既庶矣須有以富之既富矣須有以教之制田里薄賦歛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之原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以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歛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導之則人心無自

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庶富教三者君師兼盡之事王道之全也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如漢之文明唐之太宗其致治皆號為既庶且富者教則安在哉明帝太宗僅修學校之彌文而已何補於風俗之盛衰民德之澆淳蓋由不知古者師道在君而為教在身所謂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此教之實也是故三代而上師道在上而治與教一三代而下師道在下而治與教分師道在下如孔孟是也又其衰也聖學失傳師道絕無上下之所相

從事者皆不出其彌文而已

苟有用我者章

朱子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敎行民服○程子因門人問此章曰昔在經筵時嘗說因言陛下若以朞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朞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朞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朞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竊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爲陛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

知朞月三年之事○葉氏少藴曰因衛不用已而言

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篇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事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爲司寇羔豚弗飾賈男女別於途毋用輒效如此況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中庸期月爲匝一月此期月爲周一歲之月即一年也

善人爲邦百年章

相繼而久謂繼世而迭有善人焉正如漢高惠文景

相似相繼至於百年善力之透可以勝得殘暴使皆歸於善而不用刑殺矣如文帝正可謂善人惠帝懦弱景帝刻薄高帝亦不純集注姑取以為相繼百年之證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為有此氣象爾故曰庶乎其近之矣〇尹氏云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暗合下章意

如有王者章

朱子曰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

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爲足以當之○按此或問中語蓋以明德新民之極致而言固有此理然謂必如此而後可以言仁則恐成康亦未易當也故集注只云仁謂教化浹也語自有斟酌蓋論仁則固是天理流行無一物不體論天下大勢則教化既浹如一氣周流斯天下之仁矣○勝殘去殺語夫善人之效則然爾而未可以語仁也期月三年語夫治功之成則以是爲斷爾而仁則未易至也所謂必世而仁者謂仁義漸摩之久深入於人心凡昔羣黎百姓情有未易齊四方萬國遠或及之難

者今則無不徧也如畢命云旣歷三紀世變風移即其效也○班固推其作爲次第謂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民閒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所謂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集注於善人之效引漢高惠文景於王者必世而後仁引周文武成康極切當此程子對策語

苟正其身矣章

晁氏以爲此章專爲臣而發

冉子退朝章

朱子曰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内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焉夫君之官職則所謂政也季氏之家政則所謂事也冉子之所得聞者季氏内朝之事爾政則康子必將合諸大夫而謀之外朝非冉有之所得而與也冉有以家事爲國政故夫子抑之○按集註謂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則冉有之所謂有政者實國政也夫子曰其事也

者乃爲不知者而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爾或問謂冉有以家事爲國政故夫子抑之乃是初說與集注異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西山真氏曰大禹言君臣之義蔽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爲難則存敬畏之心以爲易則啟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謂不可若是必期其效也然知爲君之難則邦必興唯其言而莫予違則邦必喪是又必然

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議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議其非此所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苟如是未有不亡嗚呼可不戒哉○朱子曰聖人說話無不仔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非人君之所宜以自待然使善而莫之違則何不可者正以不必皆善而一唯莫之違者是恍則邦未有不由之以喪爾故

又分兩脫說

葉公問政章

音義並見第七篇謂葉音攝楚葉縣尹僭稱公○朱子曰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非有意於其悅且來也行吾之所當行而近者被其澤遠者聞其風則其效自如此此乃所謂政也○按問政而告之以此有引而不發之意人當思其作為如何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章

南軒曰欲速則急於成而所為者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狥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為其可繼而已矣

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

吾黨有直躬者章

葉公之直於陵仲子之廉皆矜一夫之小行傷人道之大倫聖賢折以大道其所以爲世教民行計者深矣有隱非直也而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則乃天理人情之至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今律有親屬相爲容隱之條告言父祖者入十惡而又令凡告言人父者不得指其子爲證告言人兄者不得指其弟爲證告言人夫者不得指其妻妾爲證皆是意也然聖人之言意自渾圓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盖發

乎至情而不背於理者也舜竊負而逃愛親之心勝
初何暇計其直不直此情之至也而卽理之盡也後
之言者執順理之直則違相隱之恩敦相隱之恩則
違無枉之直霍光之陰妻邪謀固不得托有隱以自
文而李離石奢全其親而不忍廢君之法則寧以身
死之君子所以哀其志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則
又以不隱而不害其直者要之惟視夫大倫大義之
所在此聖人之權衡所以常適其平而其言爲萬世
法也○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
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

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此卽葉公所云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章

朱子曰聖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之類是也纔恭則心自不放○勉齋黃氏曰此章言極平易學者欲體仁以此思之可也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

存而人欲不萌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所間斷仁之爲道孰外於此○愚按居處執事與人三件誠有次序但居處不必專指幽獨如對妻子處朋友羣居燕閒之時身之所在皆爲居處恭對敬言雖主容而見於外其實自其敬之見於容止動作坐起衣冠體度之端莊者謂之恭恭亦心也齋明盛服非禮不動須合內外纔合居處之則故須着一恭字而後盡也雖臨廣廷對大衆衣冠不正瞻視不尊亦是居處之不恭故不必專以幽獨爲居處也居處恭持身之事自身而事而人言之序也言雖有序亦非是居

處時未接乎事執事時未涉乎人不問有人無人有事無事居處自是要恭有事在手不問何事身在何地執事自是要敬與人不問對面背後人是何人與人自是要忠○象山陸子曰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按人有問於上蔡曰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此是敬否上蔡曰不如執事上尋便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象山掌庫三年所學大進自謂這方是執事敬得上蔡之意象山可謂善學矣吾人所當法也○

徹上徹下謂凡聖皆是此理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朱子曰敬專言如修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問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耻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爲朱子曰行已有耻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問行已有耻爲使不辱亦何足以爲高而夫子以爲士之上耶曰是二者泛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爲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

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
年而語矣此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
之○愚按行已有耻者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
欲也下文言其才之有爲○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
之然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所以能不辱命
者必有處事通變之才而不失乎義理之正誠能動
物於未言之前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
情然後足以外通鄰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以不
辱君命故曰其材足以有爲者也此盖因子貢有尊
對之長而欲充其所未至○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

[illegible]人而聖人未以爲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
[illegible]無益於人之國爲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
之良心也○行已有耻是事事不苟孝弟固士行之
大者然只是一節之善而此外又無材可見故爲士
之次○伊川先生所云以子貢平時氣象知之又味
夫子所答之意有耻不辱纔是依本分不踈脫不是
過當底事儘似退後一步說然致其實則甚難所謂
篤實自得之事也便可見往來答問意旨子貢所以
請問其次者蓋爲自省見得有未穩當處可見孔門
學者爲已之實若曰固已優爲便是失照管也○愚

按使他人答問士必極言士之所以爲士者而夫子與子貢言其平實切近乃如此儒行答魯哀公問儒其言夸大而其實卑陋其非聖人之言也决矣子貢平日是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及夫子告之如此乃不如子路曰如斯而已乎却乃曰敢問其次便見子貢是理會得者是他大段平實了見得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便問錯了聖人便與截斷有耻

不辱以下程子以為皆篤實自得之事大抵廉恥士人之本孝弟百行之首言行自守之要有恥則百行修孝弟則大本立信果則亦不害為自守○稱孝不曰父兄而曰宗族稱弟不曰宗族而曰鄉黨蓋孝可推於宗族弟可推於鄉黨也又要見孝於親而宗族稱之弟於長而鄉黨稱之是孝弟之實積於中而信於外乃實德之徵也亦有此意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朱子曰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

所爲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横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勉齋曰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

極天下之選夫子猶嘆中行之難思得狂狷者而與之葢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按集注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志屬狂者節屬狷者裁抑其過激厲其不及兼二者皆有之葢狂狷皆有過不及處不可專爲激厲狷者裁抑狂者

南人有言章

閒不占而已矣朱子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按不恒其德者其道爲足以取羞如人送與之相似故曰

或承之羞人之不可以無恒如此不占謂不能反身以自考非占卜之占也

君子和而不同章

朱子曰此章諸説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爲證也蓋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黨朋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内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轍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

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也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可否同異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爲和而不同也是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爲齊景公梁丘據而發則切中其病爾○晏子和同之論按春秋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

鹽梅以亨魚肉燀（炊也）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益也）其不及以洩（減也）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此後又以樂聲爲喻今省）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歐陽公論杜韓范富罷政事疏謂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

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
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
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
此四人者可謂天下之至公之賢也平時閑居則相
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
言臣見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
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按杜韓范富四大賢一時
並用於仁宗之朝誠自漢以來罕覩之事據歐公所
論四公爲國計事公言廷諍而不苟同如此然小人
乃誣以爲黨何哉蓋號爲君子平昔持論固不苟合

至於正理所在則又不約而同必同抑僥倖必同絕請謁若是固小人之所不便也彼見其所執之同也則目以為黨雖然豈特小人哉彼君子者固不肯苟同於君君心非無欲也固不能盡同於君子朋黨之疑浸漸而生矣自漢而唐而宋黨禍[illegible]無皆然故君心莫先於自正莫急於辨君子小人聖人比周和同之二言君子小人黑白薰蕕相判之大分也使人君知其說以臨照於用人之間則可以無漢季唐宋衰代之惑矣愚讀論語至此二章以為不獨切於學者正心制行取舍之決而其亦有益於天下國家治

亂得失之鑑也故詳論之歐公有言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斯言盡之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謂王安石呂惠卿章惇曾布蔡京及弟卞子攸

鄉人皆好之章

西山真氏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然夫人之善惡不同而好惡亦異故善者不善者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者之所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

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爲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爲人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繆矣〇厚齋曰

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如鄉人好惡無異詞則賢否宜可决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故未可○覺軒曰此乃夫子啓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爾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而後爲賢也如明道先生獲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爲君子則不善者亦何嘗惡之耶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常人易事者必易說難說者又難事葢有一種平易寛簡底人固易事然其心未到無一毫私意處則人

便從那罅縫處去取奉他說之以非道而說者有之矣有一種資性嚴毅底人固難說然其心未到坦然平恕之地則又每責備於人而難事惟君子之心公而恕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己也故說之以非道則不說也與人爲善而取之不求其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狗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使人則求備焉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君子小人之心不同如此天理人欲之間而已矣此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

愚謂不但有位者士君子居家撫子弟畜臣妾僕隸尤易任情抑易事難說者乎亦難事易說者乎省察於性情之間懲忿窒慾兢兢焉惟不爲君子而蹈於小人之是懼則庶乎得之矣○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難說恕故易事小人之心私而刻私故易說刻故難事

君子泰而不驕章

南軒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〇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驕與泰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言觀之可也

剛毅木訥近仁章

曾氏曰剛則必能無欲毅者必能力行木者無令色訥者無巧言天資如此故於仁近之〇朱子曰近仁之說程子楊氏曾氏得之程楊已載集注〇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〇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

之人於求仁爲近爾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

子路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

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爾子路負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愚按切切偲偲怡怡分看則切偲是一意怡怡是一意合看則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視行行者固不同然已是露其直了特發於忠愛而不覺其有訐絞之病爾至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比切切者已稍有婉轉之意至怡怡則純於和矣此三言之序也此三言皆子路所不足葢子路氣稟過剛其於當直義處或不能切切偲偲以盡其義之委曲其於當恩意處恐尤不能怡怡

致其恩意之浹洽故夫子以如是斯可謂士告之欲其省察於平日而知所以變化其氣質也然又恐其混於所施也故又別言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朋友主義故切切偲偲施之朋友則宜若兄弟亦然則恐有賊恩之禍兄弟主恩故怡怡施之兄弟則宜若朋友如是則恐有善柔之損觀子路平日事夫子言志而率爾侍側而行行正名而謂之迂常不足於懇惻詳盡雍容和婉之意事師如此則其處朋友兄弟所不足者可以想而知矣夫子之言蓋非泛論也夫子答諸弟子之問常因其所長與其氣質之所

過不及而造就之故曰有成德者有達材者吁罔極之恩萬世之下未始不可得而恭承其嘉惠也在勉學之何如爾可不勉哉

善人教民七年章

教民者制田里設學校立官師教之以孝弟忠信至於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皆教也有勇而知方故可以即戎言即戎者見教成之效非專爲即戎而教也言善人者見爲之有本無誠心愛民不能行也若桓文之節制乃是爲戰而教故作內政以寓軍令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以爲未可乃出定襄

王以示之義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左氏爲之辭曰一戰而霸文之敎也是豈眞知所謂敎者哉

○問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却限七年朱子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

以不敎民戰章

王遵巖曰孔子不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敎之民戰者古之所以敎民其具雖詳其要可得而知也明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閒而厚其恩愛於所以

爲[illegible]兄弟夫婦者是矣爲教如此豈爲欲用之於戰而戰有時而不可已則非素教之民不可得而用故以善人爲邦不至七年猶未可以其民卽戎也是雖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得而五兵之器六伐七伐之法不使耳目手足素閑而習操之而輒用之於戰亦何以異於棄是民哉○又曰王道缺教民之本壞亂而不修而澤竭政熄盜寇攘竊之禍滋起用民之戰亦益多民之死於不教之戰循習以爲固然而不知爲上之棄我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恥○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曰未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爲士之至行者僅能特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也邦有道而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爲者也其爲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爲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信其志爾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

學之未足以有爲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
道之羞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幷告之使因
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其有以廣
其業而益充其所爲爾

克伐怨欲章

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
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
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
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痰都如氷消凍釋無

有痕迹矣若只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面便不得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爲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爲仁〇程子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着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着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

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便問曰非與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固為仁矣唯顏子而上乃能之○朱子曰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更問他非獨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失問○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

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原憲却似只要不爲却不理會有爲一節

士而懷居章

懷土土字實懷居居字活然只是一事故集注於懷土曰溺其所處之安於懷居曰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只是一意君子當安安而能遷私意戀着是苟安也或謂懷土者又下於懷居其說過矣

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朱子曰此章尹氏所推爲有益於人之國已見集注洪氏吳氏亦得之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

誠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南軒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見其高特爾

有德者必有言章

朱子曰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所當爲則爲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蔡虛齋曰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無不自和順中來○又曰圈內注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一

則或血氣之强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非夫子語意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豈但未必有德者乎○愚按有德者必有言一則涵養深厚而心氣和平故言不妄發發必當理一則孟子知言謂心通乎道善言德行謂於此理身有之則其言之親切如道巳事所謂有德之言是也仁者必有勇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先儒謂勇孰勇於顏子是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朱子曰如何曰
謂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此亦有德
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
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
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
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曰此意思較好○葉氏少蘊曰
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
為羿與奡者○雙峰饒氏曰此章意味涵深集注權
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
故以羿奡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

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按适是孟懿子之兄饒氏謂其以羿奡比三家恐未必有此意适蓋汎論而悼世閔俗尊尚道德之意自見於言外故夫子於其出而美之

愛之能勿勞乎章

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詩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爲命章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

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未嘗有巳也故世叔討論而裨諶不以爲歉子產潤色而

子羽不以爲愧惟不自用而各盡所長此辭命之所以善也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

或問子產章

子產告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可見其政不專於寛然其實欲用以濟寛爾所以爲惠人○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爲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爲惠

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昭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朱子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

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卽其心而言之事迹閒有不純也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一兵入斜谷關羽將荆州之衆北向則魏首尾必不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材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多人不似高祖光武雲合響應也○按斛邑三百是三百家或以爲三百社一社二十五家非是

貧而無諂章

南軒張氏曰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

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爾又烏能保其終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爲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朱子曰敬夫說佳

孟公綽章

蔡曰既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則亦不得爲優於魯之大夫矣分明是說他不稱職然意甚婉轉且見得他好處此所以爲聖人之言

子路問成人章

或問四子之事朱子曰武仲則春秋傳詳矣公綽他無所見而前章所稱亦可以得其為人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鬭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嘗稱之也曰必兼四子之長而又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何也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為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長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

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為特以四子
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士人冉求又
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為言士莊子益
以况子路爾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人之長與成
於禮樂焉則亦不足為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問
集注謂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
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雖聖人亦不過如此後
面又說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然則聖人之盡人道事體似又別曰若聖人則不用
件件恁地說○又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

說矣○蔡曰廉勇爲德知藝爲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卞莊子之勇矣則雖其材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似亦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爲成人矣上文亦可以爲成人對聖人而言也下文亦可以爲成人對上文而言也○胡氏以後節爲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時旣如此說夫子安得都無語○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朱子曰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蹉過他時節○問子
問公叔文子章曰且說這三箇不厭字意思看或云
緣他時然後言時然後笑時然後取所以人不厭之
曰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
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
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
必是誇曰若不是誇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
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如
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耶小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

之行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
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
之行也○問夫子疑之何也曰吳氏云文子謂享靈
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
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按不直曰然而曰
其然是微疑之又曰豈其然乎深疑之也豈字有兩用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直不然之辭也豈以古者
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如此歟疑辭也豈其然乎與
後豈字同若作前豈字則是正言其非矣何得却云
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左傳衛公叔發注謂

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枝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

管仲不死二章

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信乎朱子曰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爾蓋管仲之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

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為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爾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嘗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潘恭叔問曰友恭竊詳二子之問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

忽之死爲是以疑仲不死難爲非故以爲未仁也子貢曰不能死死又相之既言不能死復繼以又相之是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殺其主之人故亦以爲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爲當死而不當生而子貢則并以爲設使可生桓公亦不當事而俱有未仁之問也殊不知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而桓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傅然非糾之臣乃齊之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於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之爭爾是其不死殆知前日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生之比也桓公舍其罪

而用之則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爲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眞（眞一本作直）以不死爲非可知矣答子貢不死又相桓爲非仁之問則復稱其功又辯其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意皆以不死相桓爲可而不以其所處爲非也故舊日讀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說爲正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召忽之死爲守節管仲不

死爲改過二子不仁之問正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說恍然自失玩味累日迄未有得區區之意竊謂若從荀卿之説則桓公爲殺兄管仲爲事讐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聖人當明辯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旁及其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揜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實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貶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答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略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辯二子之問而陰以存萬世之防當其時而不論而將

有時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之切至何也蕭昭之言
雖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
非殺兄管仲非事讎可也朱子曰此論甚善向呂子
約亦來辯之然不若來諭之詳也但管仲之意未必
不出於求生但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
爾○問集注謂忍心害理不得爲仁忍心之忍是殘
忍之忍否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
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程子曰桓公兄
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
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

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蔇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閒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峰饒氏曰始以納之爲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爲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朱子曰九之爲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爲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爲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耳公穀

以衆皆爲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爾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但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也○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

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
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耶仲之功亦猶是也○新
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
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
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
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
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也○南軒張氏曰只為
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
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問南軒此
說如何朱子曰此說却當○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二

説曰前説亦是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間
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
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爲不可矣曰便卽是此意
○雲峰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謂又相
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葢死則於子
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爲天下
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葢有以
處此矣據上面只叙管仲之事功而結之曰如其仁
則只以其功言之爾夫子之不真與管仲以仁也已
分明見於言矣○朱子曰仲之可以不死者正以小

自兄而子糾弟爾若使糾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況如管仲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托於君臣之義未正謝氏有此說而不死其難哉○潛室陳氏曰管仲當時幸然不死却無臨難規避意後來事威公亦無苟合意故聖人權其事之是而謂其可以無死後世爲人臣子所事不正既不能蚤辨却到臨時以管仲藉口此則仲之罪人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

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爾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

夫三子者亦深矣曰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曰程子之意以爲夫子之告魯君當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爲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亦將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爲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爲聖人之心爾曰程子以爲必告之

天子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弑逆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佚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哀公若委之孔

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謂須有後手意孔子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此三罅縫事便可成謂舉國不從而三子內一箇動便得○按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其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事雖不果而作春秋以正大法大義亦申矣三復此章之言大義凜凜與春秋同旨

子路問事君章

蔡曰子路多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如使門人為臣一節則勿欺固子路之所不足至於犯疑若非子路所難者然季氏伐顓臾夫子責其不能正救則犯亦非

易矣故六字作一句讀者非范氏說置在圈外者以
此但在二者則又以勿欺爲本爾

君子上達章

朱子曰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
沉淪似一日○按天理本自高明今夫天超然萬物
之上何物染着得他人心之初固亦如是也只因知
誘物化之後漸失其初君子之學只是要反天理日
用間莫被那人欲牽縮凡事只認取天理尋向上去
便一日高明似一日若小人非無此天理只是不奈
那人欲何一一徇他把天理都昏蔽了便一日沉淪

似一日○下學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是張子語集注初用反字後改循天理

古之學者爲己章

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用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所用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爲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朱

子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爾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爾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非向裏爲已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篤志精進而省身克己常如不及之人則必自謂其過之已寡而不復能見其所未至矣今伯玉以欲寡其過爲心則見其所以戒警於先而不使至於有過懲切於後而不復容其貳過者固已隨事而用其力而其心則常若有不及改之過有未能遷之善此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何如哉或曰如是則伯玉之過已寡

而其自視則若未能乎曰非然也言其欲寡之心誠切而常能自見其所未至也故集注引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見矣○踐履篤實在省身克已上見光輝宣著則以其有是實而其誠意行事必有不可揜者故使者親炙而知之夫子遠聞而信之夫豈聲音笑貌之可為哉○問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如何朱子曰謂舊事都消忘了又曰只是消融了無固滯○饒氏曰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蔡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此語今在淮南

子注皆以爲莊子蓋偶誤

君子思不出其位

南軒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按行而未言無害於行言其所不行則可恥矣故君子恥其言而其行則常過之也過非太過之過謂過於所言爾

君子道者三章

第九篇三句以知爲先此以仁爲先聖人元無進學成德之別自後人觀之則見得有此意爾人見理不明故多惑理不足以勝私故多憂氣不足以配道義故多懼做好人不成做好事不成只坐此三者如當一事臨頭是非之心不勝其利害之心安得不惑爲私慮纏擾不能灑脫安得無憂正氣不素養多少好事擔當不去發揮不行只甘罷了故見義不爲夫子謂之無勇而孟子論浩然之氣以爲道義無是以配則餒矣故人於此道若欲做到徹底則欠箇勇字不

得自責以勉人此一句不可等閑看有聖人猶憂况學者乎之意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自言則然爾在他人言之則有不盡其揄揚者

子貢方人章

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爲夫子之所不暇耶○朱子曰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乎此者故說○撥君子之學貴用心於內故在修慝則纔有心於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鋤治矣在窮理則方人雖亦其一事而專務爲

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必踈矣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不能己所不能也己苟有能何患不知能而不知於我何損若人所當爲人所可能而我不能是可患也

不逆詐章

問不逆詐章朱子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麽理會甚事便是昏昧

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着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問不逆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爲賢曰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便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便是他聰明見得豈非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爲賢○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

不可周乎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胤子朱啓明而堯知其嚚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凡抑字皆是挑轉語○抑亦二字當玩味有深意固是如此莫須也着先覺方是賢乎者疑問之辭以上意未盡故疑問也○通書公明章曰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朱子曰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詐不信難以意度而人之情僞可以理知君子無他術以先覺理明

而已

以德報怨章

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之不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無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已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

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讎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爾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讎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爲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然則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

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卽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爲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爾若小加委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爲也〇問以德報怨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

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德報德蓋他有德於我自是着饒潤他些子所謂公義行於上私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殺則殺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他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呂申公爲相曾與賈種民有怨却與之郡職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爲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構及公爲相而賈得罪公復爲請乞寬其罪恐渠以爲臣與有私怨賈竟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出朝廷之公豈可以已意行乎其間以直報怨則不然

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葢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右在語錄原作二條記者不同今頗移易併而爲一

莫我知也夫章

問孔子告子貢曰莫我知也夫一段子貢又不曾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朱子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問莫我知也夫曰夫子

忽然說這一句做甚必有箇落着處當時不特門人
知孔子是聖人其他亦有知之者但其知處不及門
人知得較親切然孔子當是時說這話他人亦莫知
着落惟是子貢便知得這話必有意思在於是問說
是人皆知夫子是聖人何爲說道莫之知夫子於是
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話這箇不喚不響在
這裏但說是不怨天於天無所怨不尤人於人無所
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如
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緣知得而今人所以
知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眉努眼大驚小怪知

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〇孔子當初嘆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爲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〇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〇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

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何謂達曰只是下學了意思見識便透過上面去○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問上達工夫王伯安曰後人說下學上達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

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漑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暢茂條達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處用工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朱子曰雖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着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上達如

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理會得底則一部論語聖人雖就人事上說無非至理理會不得底雖皓首窮經鑽破故紙仍舊不聞道此處只關係自家心裏存在與不存在爾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由下學直欲上達則釋氏之空覺爾○勉齋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

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謝上蔡答胡康侯小簡云儒異於禪正在下學如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又論邵堯夫云為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息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朱子答李伯諫書曰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養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皆下學之事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

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纔是能下學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眞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或問公伯寮學於孔門而所爲若是何也朱子曰胡氏以爲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黨爾若遊於孔門

則豈至於儕其朋友哉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莽卿相之任其爲用舍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爾曰侯氏以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數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

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爲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柰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柰何處何須說命如下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

賢者避世章

問四者固非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

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邪勉齋黄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衞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爲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作者七人矣

蔡曰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幾而作之作作者已七人了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言好人去了恁多怎生奈宋楊繪言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一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六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

子路宿於石門章

朱子曰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己之無不可也夫以夫子之聖雖亂極之世君苟用之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亦反覆手爾豈有知其不可爲而有昧以苟爲之哉○勉齋曰晨門無孔子之聖則寧隱於抱關其言聖人則非其自處則是

子擊磬於衛章

此荷蕢過門事與佛肸召同時○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又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圍之旣解

還衛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擊磬與佛肸召俱在此時○孟子之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尹士譏之孟子道其去就之意而尹士服曰士誠小人也朱子以爲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以爲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可與此章參看聖人惟不能果於忘世故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猶欲有爲於事勢不可爲之時此其所以爲難也若如荷蕢則末之難矣○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此

聖人之作用也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此聖人之心也惟聖人有此心有此作用○聖賢出處關時運之[illegible]衰故難荷蕢所見全一己之進退則易○晨門[illegible]蕢所見同荷蕢知聖人擊磬之心而不知其不能忘世之心然其自處則亦是○朱子曰荷蕢亦是出乎世俗數等底人在鄭子產晏平仲之上或問比蘧伯玉如何曰不及伯玉蓋伯玉知爲學者也○程子曰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前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若有可變

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

上好禮章

禮達而分定禮運中語朱子曰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也○按今人但知上好禮便民易使不知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易使謂政教易行使字所該者廣如云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皆謂令民以有事也不專役使之使也

修己以敬章

問泛泛於文字章句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

始見朱子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而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

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敬來若說有君
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
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
是箇關聚底道理常愛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
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
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
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
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
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纔明便昏了又曰敬則吾

心湛然天理燦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
處○按程子曰操約者敬而已矣又嘗書約字而注
敬字於其下乃知孟子謂修其身而天下平爲守約
而施博其道不出一敬字洪範曰敬用五事人之修
身不過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五事之則貌
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有物必有則惟
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故曰敬用五事即修己以敬
之旨也攷諸弟子問答子路問君子是子路一生切
問修己以敬一語是夫子提策子路最切要語而子
路不悟再問而再不足於其說夫子不復及前言而

但言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欲子路知前言之無以加而深思之則所以反諸身者必有進而惜乎其不能也○問修己如何能安人朱子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看一家人安不安○修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爾○南軒曰敬之道盡則修己

之道盡而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按南軒之言宜
玩○朱子答修已如何能安人之問三語至警切宜
玩○敬者內無邪思外無妄動故敬之道盡則修已
之道盡○勉齋黃氏曰非謂修已以敬之外又有充
積之功也修已以安人猶曰修已以敬而可以安人
修已以安百姓猶曰修已以敬而可以安百姓特言
其功效之遠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以見果非君子
不足以當之也○朱子曰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
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
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

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僞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程子此語非容易道得是他會因此出些聰明睿智來○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悅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

之門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是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按何謂上下一於恭敬人人有箇本心只因昏蔽不見大家在箇恣肆場中上不知畏天畏民下不知畏理畏法上下作得業多了以致感召天災連年水旱疾疫饑荒死亡猶不知省懼如何得天地位萬物育有和氣而無沴氣當此時有一箇修己之君子在上自然下觀

而化喚醒得他本心皆知畏理畏法不敢恣肆便是

上下一於恭敬也

原壤夷俟

朱子曰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毋而歌也孔子嘗爲弗

聞者而過之矣今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

蓋數其〻毋而歌則壞當絶叩其責其踞之脛則壞猶

故人爾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說亦善○

韻書脛形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

闕黨童子將命章

朱子曰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

理也○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呂后兒子畜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謂闕黨童子豈即斯人也與○南軒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慢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

紀聞編卷之五